

樊

天

胜

著

NIUYUE WUYANXIA

长篇小说

纽约屋檐下

纽约是天堂也是地狱
就看你怎么认识
生是幸福也是痛苦
要看你如何选择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WenYi Chu Ban She

I247.57/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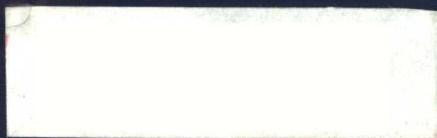
NIUYUE WUYANXIA

● 长篇小说

纽约屋檐下

上海文艺出版社

樊
天
胜
著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宫 超

纽约屋檐下

樊天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1 字数 192,000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321-1723-5/I·1394 定价：12.80 元

目 录

初到纽约.....	1
我享受了联邦政府的福利.....	5
我当了一阵子“垃圾馆”.....	9
“FBI”光临我的宅院.....	12
童先生有了一只皮夹子	22
生活之路	38
童平的新生活	47
路在脚下?	53
忘年交	65
我在曼哈顿跑外卖	73
他有一本难念的经	81
琴为媒	90
花好月圆	93
给金宝“画像”.....	100
“金宝”的自述.....	107
血溅百乐门.....	121
吉美的“道理”.....	128
长岛行.....	136
长岛夜话.....	146
心想事成.....	174

天下真小	192
不能宽容的人	218
金宝死了	251
笑谈生死	260
愿童平幸福	267
沉思自由女神像	275
尾声	284

初到纽约

时代的巨轮进入了八十年代,当祖国大地上刚刚出现改革开放的曙光,一股从天而降的浪潮——出国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击着神州大地。这时候,“托福”二字,是人们常常听到的不属于问候的新词儿。上海乌鲁木齐南路上美领馆门前出现了出国签证的长队……于是,就产生了来自中国的年轻一代的新移民,他们新的环境里工作和生活,生男与育女,同时也开始了他们的父母为第三代服务的现实。他们怀着喜悦的心情,一个一个,一对一对漂洋过海地来了,来了,来了以后怎么样呢?……出于自己切身的体会,这一次,我和妻子下定决心,在走得动吃得下的时候,深入到美国社会的最底层去走一趟,做一点调查,充实一点生活。我和妻子把所有的积蓄集中起来,我们的目标选在“天堂”和“地狱”共存的纽约。为了节约开支,我们用月租 300 美元的代价,在皇后区租赁了一间只有 10 个平方米的小房间。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

我们住的那幢房子,总共有八户人家,十二个人,地下室和底层住的两户,据说是从福建来的。二楼除一位从香港移民来的汽车司机和上海来的陈先生外,就是我和我的妻子了。三楼住了三个单身户,值得一提的是那个一身酒气的缅甸人吉美。他不修边幅,一头蓬松的头发和很少清理的胡须,三十出头的人,看上去少说也有五十开外。据房东代表威廉先生

告诉我，吉美是一个熟练的烫衣工，这是一个很累很累，在美国被称为血汗工厂里的工作，但收入还是不少的，威廉先生伸出两个指头，说：“月薪不会少于两千美元，而且是现金支付的两千美元，可惜他是一个今日有酒今日醉的人，只要口袋不朝天，他是不会上班的，现在还欠我两个月房租呢！”

吉美不仅是一个不修边幅的人，还是一个十足的流浪汉。有一次，我趁堵鼠洞的机会，敲响了吉美的房门，一股强烈的酒气扑面而来，刺猬似的脸上，转动着两只红眼睛，不友好地问我：“你想干什么？”

我把来意说明后，吉美把手臂一扬，指着简单而又零乱的房间，粗暴地问我：“你说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给老鼠吃的？”

吉美的话把我一下给问住了。当我环视一周后，心里自问，是啊，这里没有书桌，没有床，没有柜子，除了一把吉他，一台收音机，和地上的棉被、凉席、旧衣服外，什么东西可以给老鼠吃的呢？然而就在吉美那粗壮手臂的一挥间，我发现了一个秘密：在他的手臂上，隐约可见一些不规则的针眼，我现在可以肯定，吉美不仅是一个酒鬼、流浪汉，还是一个吸毒者。我心想：住在这个楼里，将来是有戏可唱的了。

纽约，你若在晚上从飞机上往下俯视，纽约就像一大片燃烧的山火。

纽约，你若站在高楼上往下眺望，纽约的街道就像一条条忙碌移动的蚁群。

纽约，你若站在曼哈顿东百老汇路的尽头，你会看到一幢赭红色高楼——孔子大厦。大厦的前面，矗立着孔圣人高大的塑像，宽袍大袖，老人家低头凝思着他脚下的那块土地——CHINA TOWN(中国城)。

雕塑是非常成功的，严肃中有洒脱，智慧中有飘逸，他站立在侨居美国的炎黄子孙中间，过往的行人都向他投去敬仰的一瞥。人们把至高无上的圣人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外国人把他的理论作为立法治国的依据。我知道，在新加坡，政府把孔孟之道作为指导人民生活的准则，并把它放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能尊敬父母和抚养父母的，就能得到政府的经济补助。据说，新加坡政府还把古希腊神话和印度哲学与中国儒学拿来比较，最后决定把两千年前的孔子学说，编写成语录广告张贴在地铁的月台上。但是在乌云与浊浪席卷祖国大地的十年里，这位受人尊敬的大圣人也没有逃脱被批判的下场。然而，真理和谬误终将接受历史的检验。十年，颠倒的十年还是被颠倒过来了。

据说到纽约来的华人，一般都要来唐人街看看。就在我妻子抵达纽约的第二天，我儿子的同学李先生，当他知道我们来纽约的目的后，就把我们带到了这里。

我永远不能忘记那天近午时分，阳光下，在广场的一端站立的一个老人队伍。

“你猜猜看他们是干什么的？”小李指着那个队伍问我。

我仔细数了数那个独特队伍的人数，男男女女三十人，半数以上是华人，人虽老了，但看上去还都健康，男的西装革履，女的擦脂抹粉，还撑着伞，但是手上都没有行李，“他们是等班车的吗？”我问小李。

“不，”小李摇摇头说，“这里不停班车，我们去吃饭吧，吃完饭来看你就明白了。”

饭桌上，也许小李发现我还在想着孔子塑像旁的老人队伍，他把手里的饭碗举得高高的，笑着说：“不要胡猜了，我来

告诉你吧，他们也是在等饭吃。”

“等饭吃!?”我给弄糊涂了。

待我们再次来到孔子大厦广场，一辆白色面包车已经停在那里，车上醒目地用英文书写的“救世军”三个大字，赫然可见，盒饭正有条不紊地从面包车的窗口流向老人手中。

“这盒饭是免费的吗?”我知道救世军是一个宗教组织。

“是免费的。”

“不要钱的饭一定有什么条件吧!?”

“没有什么特殊条件，只要年满 65 岁。”

“吃饭不要钱，这会是一个庞大而可怕的支出，教会有这个能力负担吗?”我不无担忧地问。

“这是社会福利，联邦政府会补助给他们的。”小李随后认真地对我说：“我来美国有十年了，可对美国，美国在我心中仍然是一个捉摸不透的超级大国，她富有、强大，但又贪婪、虚弱，无论政府与国会，民主党与共和党，它们之间，总是充满着矛盾。我建议你仔细看看最近的报纸，政府与国会间为了预算，主要是削减社会福利问题，还可能会出现爆炸新闻。”

“我听说，在美国有不少从墨西哥来的偷渡客，他们在美国定居下来以后的第一件事情是生孩子，只要生下五个孩子，不用工作，吃社会救济金就可以过日子了。”

“是的，在美国，纳税人向政府所付出的税，几乎占个人收入的一半，把一半的收入去养一大帮懒汉和寄生虫。”小李说着，颇为同情地说，“但是在美国，大半的老人是悲哀的，而问题还不仅这一些。噢，对了，我建议你，以后早饭和中饭，你们可以到离你住处不远的‘老人中心’去吃，这也是一个教会组织。在那里你们不仅可以吃到价廉物美的食品，你还可以碰

到像他们一样的老人，既交了朋友，又可以了解到情况。”

我享受了联邦政府的福利

艾姆赫斯特是纽约皇后区北端的一个小区，总面积不到二平方英里，然而，近十年来，这里已经成为典型的多民族居住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墨西哥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聚居在这里。那条有九十年历史的七号地铁高架段，在横贯东西的罗斯福大道的上空，繁忙的列车，每隔几分钟就隆隆地呼啸而过，把曼哈顿的时代广场和号称第二中国城的法拉盛联在一起。

艾姆赫斯特“老人中心”坐落在艾姆赫斯特大街的西南端，是基督教浸教会的一个建筑，大门前的马路紧靠一个有大树、鲜花、绿草和儿童乐园的三角花园，这在寸金之地的皇后区，的确是一个好去处。唯一不协调的是花园对面那个总是挂着星条旗的白色殡仪馆，它和“老人中心”仅一箭之隔，遥遥相对，仿佛时刻在提醒老人：“你们的最后归宿是在这里！”幸好公园的左侧是一个小学校，上课前，下课后，一群群男孩、女孩，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大雪纷飞，看到他（她）们清一式的短裤短裙校服下，裸露的一双双白嫩的大腿和天真无邪的嘻笑声，润湿了老人枯干的心，给老人们送来了希望和青春气息。儿童乐园的橡皮地板，同样是老人们锻炼身体的好地方。

我在心里说：“我爱上了‘老人中心’这个环境了。”

我跨进“老人中心”的时间是上午九时三十分，早餐的时间已经过去，大厅的小舞台上，一个上了年岁的老人，正摇晃着脑袋，旁若无人地在钢琴上自弹自唱着西班牙舞曲。老人

的噪音显得沙哑，但指法还是相当熟练。台下，大厅的一角，有一对银发老人和着乐曲，像一对白天鹅漂浮在平静的湖面上游荡，他俩全然不顾乐曲的旋律，径自移动着他们的脚步。我在心里不禁怦然一动，我自问：这对白天鹅跳的是什么舞啊？但我马上醒悟过来，管它是什么旋律呢，这里是“老人中心”，也许他们是在 enjoy 他们的黄昏颂呢。你看，大厅里有人在埋头创作油画，有人在打桥牌，有人在看报，真是各取所需互不干扰。当我浏览完大厅后，我敲响了一个办公室的门，我想我必须把吃饭大事办好，开门的是一位金发女郎，她把我迎到她的座位跟前，转动她那美丽的大眼睛，问我：“先生，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吗？”

“我想在这里吃饭，”我开门见山地回答。

“可以，欢迎你到这里来吃饭，”金发女郎伸出手来说，“先生，请你把有照片的证件给我看一看。”

“我只有……”我从口袋里摸出唯一有照片的证件——驾照递了过去。

“太好了，”金发女郎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表格，填上我的名字和家里的电话号码，递给我一张卡片，说：“先生，可以了，签上你的名字去买饭牌吧！”

我从金发女郎手里接过卡片的时候，女郎用一种极为友好的口吻问：“先生一定是基督徒吧？”这一下把我难住了，心想：难道一定要上帝的子民才能在这里吃饭吗？我把视线移到墙上那幅水粉画上，片刻，我摇着头，用歉意的口吻告诉她：“小姐，对不起，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不信上帝，我只相信自己。”也许我的话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金发女郎的脸上掠过一丝惊讶，但马上露出先前的笑容，说：“其实无神论也是一

种信仰。”

“小姐，那么不影响我在这里吃饭喽！”

“先生，您想到哪里去了，”金发女郎用不纯正的华语笑着说，“这里是五——窝——石——海——”

我不知道金发女郎是从哪里学来的华语，我真想考考她五湖四海的含意是什么，但没有等我发问，金发女郎的洋泾浜华语，已经引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的一片笑声。

效率来自认真，效率来自信任。

当我跨出金发女郎办公室的一瞬间，我这样想，对这样一个吃饭大问题，就这么简简单单地办好了，想想倒真是有五湖四海的味道，前前后后只有两分钟。我忽然想起了上海电视台，在一个口服液的广告上，有这样一个画面，有三位漂亮的小姐，其中一位用唐老鸭的声调讲的一句话：“就是这么简单！”

的确，在这里就是这么简单。

“老人中心”总共有三层活动室，底层是大厅，二楼是布道和教室，地下室是饭厅。我花了五十美分，签上我的名字，设摊的两个老人给我一张编号为 98 号的午餐牌，这说明今天在这里进膳的人，到为止已经有 98 个人了。

大厅的墙上挂着几幅油画和水粉画，这些画，把环境装扮得安静和谐。大厅的一角，有一块木牌，木牌上写着：本厅可容纳 285 人。心想美国人办事也够认真的了，也许这是针对老年人的健康而建立的特定空间标准，可惜我无法估计出大厅正确的面积，否则倒可以算出每一个人的占有量了。

十一点三十分不到，通向地下室的走道和扶梯上开始忙碌起来。几个中学生模样的义工，（这些学生义工，一般付给

5~6美元/时工资)扶着几个行动困难的老人向餐厅走去,看来他们是受到特殊照顾的第一批用餐者。不久,梯口一位胖如相扑的墨西哥人,手持摇铃,把一叠号码纸片挂在墙上,高喊:“Ten.”(10号)持一号到十号饭牌的人,有礼貌地出示牌子,鱼贯而下。

大约一刻钟以后,“相扑”墨西哥人,摇着铃高喊:“Ninety”(90号)。我跟着人们边走边出示号牌,人还没有走到餐厅,一股西餐馆常有的香味扑面而来。我顺序从桌上取来一只塑料餐盘,一个头戴白色帽子,手戴白色手套的妇女,递给我一个苹果,一盒牛奶,接着,另一个人把盛有牛肉饼、土豆泥、生菜和番茄的一个盘子端在我的面前,问我要咖啡还是红茶,最后是刀叉、面包、白脱和一杯鲜橘汁。我望着满满的一盘食物,心想这哪是一个老人的午餐啊!怪不得在美国有这么多患有肥胖症的人了。

餐厅里有百余人在用餐;显得热气腾腾,这里不像在美国大餐馆里用餐的人,在昏暗的烛光和音乐的伴奏下,情意绵绵,小声小气地谈话,这里是实实在在来自五湖四海的“联合国”食客。我环视餐厅一周,中国人倒占了五分之一左右,当然更多的是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和南美洲人了。他们谈笑风生,把感情溶化在进餐这短暂的欢乐之中。“今朝咯牛肉饼烧得勿错,我拨依一点。”我忽然听到一句原汁原味的女声沪语乡音。人就是这样,他国遇故知,就特别感到亲切。

餐具都是一次性的,当我把用过的刀叉、菜盘子扔到固定的回收桶的时候,心里在想,从今天开始,我在用美国纳税人的钱;我算是享受了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了。但随着工作人员从我手中接过盘子的时候,我望着眼前那个弯腰驼背、头发

花白、目光呆滞的老人时，我望着他手里的那条洁白的揩布，机械地来回擦抹我使用过的餐盘的神态时，我的心骤然震动起来。

时光没有冲淡我的记忆。半个世纪前，我在一艘星条旗军舰上实习时，不是曾经从美国水兵手里接过餐盘的吗？所不同的，当年使用的是不锈钢盘，今天使用的是塑料盘子罢了。这段历史，虽占我生命极短的一部分，但在星条旗军舰上，我学到了一套航海技术，从而奠定了我以后的航海生涯。

我当了一阵子“垃圾倌”

在美国，从我去过的几个州、市或县，如果把治安和卫生作一个比较，纽约要算最差，虽然纽约在马路上巡逻的警车之多，以及比坦克还大的垃圾车，也许在美国能算是首屈一指的，然而这一切，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名城脏与乱的面貌。我居住的艾姆赫斯特区，是皇后区中一个典型的多民族“小联合国”，这里人多路窄，破旧的汽车占满了马路的两侧，虽然市政府有明确规定，除了有（NO PARKING、NO STANDING）不准停车的路牌外，凡人行道的边沿上有黄线标志地方也是不准停车的，像消防龙头附近、车间出口通道。美国人口口声声反对暴力，但我不止一次看见，离我住处不远的的一个车库出口处两旁的汽车，在一夜之间，玻璃被砸得粉碎，是谁砸碎这些玻璃呢？因为挡了人家的道，是谁砸当然就不言而喻的了。至于一周两次的道路清洁工作，也只能用周一扫北侧，周二扫南侧的交替办法来解决，当然，如果那天你的车子忘了让出道路，那么等待你的将是那张黄色罚单了。卫生工作，在我居住的

那个区也是很糟的，最突出的要算以罗斯福总统命名的那条大道了，那真是：废纸与尘土齐飞，空瓶与易拉罐满地。据说在我来到纽约前不久，联邦政府的清洁局曾下达过一个通知，那就是对垃圾分类规定的贯彻日期，分三个步骤来进行：（一）警告。（二）罚款。（三）加倍罚款。在此之前，清洁局共给了三个月的试行期。谁知正式执行的第一个星期二，我们的宅院就收到一张警告通知。那时，我正好向房东代表威廉先生提出换房的要求，因为和我一板之隔的邻居吉美，他眼不花耳不聋，可是只要灌起黄汤来，定把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美国房子一般都是木结构，所以疯狂的摇滚乐一响，整个房间变成一只共鸣箱似的震动起来，还有吉美那只电吉他，只要他一拨动起来，这声音就让我头皮发麻，因为这声音很像旧社会（特别像浙江宁波一带）农村里死了老人，办丧事为了打破只是流几滴眼泪的冷冷清清场面，而雇几个“租哭”的专业户来热闹场面，但是这种不是出于内心哀痛的哭泣，倒是变成一种有曲调的嚎叫，我曾在一本书上读到过对“租哭”的详细描写：“宁波人有这样一个传统特色——哭亲人曲谱”，也许因为作者是宁波人的缘故，是一种乡情，但是我只要听到这个声音，脑子就发胀，头皮就发麻。开始，我只是在吉美的门上轻轻地敲几下，打一个招呼，可是对一个酒鬼来说，讲道理，对他就像一只空酒瓶那样有什么用处呢？吉美总是把门拉开一条缝，露出一双满布红丝的醉眼，酒气扑面而来，总是用怀有警惕的口气问：“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我真想骂他一声，“酒鬼，你不能把声音开得小一点吗？”

房东代表威廉先生按时敲响了我的房门，他是一位极有

修养的中年人，第一句话总是：“我可以进来吗？”然后握手问好。

“范先生，你的换房要求我已经研究过了，在 43 大街有一个半土库，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

“半土库！”我面有难色地问，“还有别的房子吗？”在美国，所谓半土库，实际上就是地下室，不同的，只是它的窗户是露出地面，除了光线不好外，最大的缺点是潮湿。

“有倒是有……”威廉先生欲言又止，来回搓着手说，“楼下的黄小姐下星期六要回台北了……不过……”

“是房租问题吗？”我直率地问。

“不，不是的，房租同样是 300 元，”威廉先生摸出一张黄色小纸条，颇有歉意地说，“这是一张没有执行垃圾分类的警告通知，黄小姐她是负责这幢房子垃圾的……如果范先生你……”

“垃圾和冬天的扫雪工作，联邦政府不是早有规定，是由房东负责的吗？”我奇怪地问。

“是的，”威廉先生点头说，“一点也不错，这是 Landlord(房东)的事，房东出 100 美金一月的劳务费请黄小姐代劳，如果范先生同意接受这个条件，那么你就搬到二楼来住好了。”

从大陆到国外的人，对经济的核算，都有一个与人民币比价换算的习惯，我也不例外，很快算出 100 美元合 835 元人民币的正确数目，同时又很快算出这个任务的劳动量，一周两次，一次五分钟，(把四只装有轮子的塑料桶，推到离大门约 20 公尺远的马路旁)一个月的总工作量约四十分钟左右，心想这是一个不坏的条件，同时又可以避开恼人的声响，我对威廉先生说：“好吧，我接受你的条件。”

.....

我虽然没有搬离这个 House,但总算换到了一个安静的小窝。

“FBI”光临我的宅院

纽约清洁局对垃圾分类的要求并不很严,黑色或灰色桶装生活垃圾,绿色标有“RECYCLE”(再生使用)字样的桶,装玻璃瓶、塑料瓶、桶、易拉罐。硬纸板和报纸则单独用绳子绑扎,

我居住的 42 街,每逢星期二、五的早晨六点钟左右,比坦克还大的白色清洁车就挨家挨户地来收取垃圾,而回收(RECYCLE)的日期,一个月只有两次,分别由三辆清洁车先后来取去。得人钱财,与人消灾,我小心翼翼地把回收日期在挂历上做好记号,以免误了“大事”。在美国,一般家庭都备有黑色塑料袋来装生活垃圾,或者把生活垃圾装在普通塑料袋里扎紧,再把塑料袋投入桶里,所以说是比较干净的,可是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在我“上任”的第一个星期一晚上,我为明天早上做准备工作的時候,对着一字摆开的四只塑料桶傻了眼。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狼藉,啤酒瓶东歪西倒的睡在黑色塑料桶里,几乎是满满的一桶,地上还散落着不少碎玻璃,这一定是酒鬼吉美的杰作。而绿色的回收桶里,倒是放着不少鱼骨蟹壳,和几个甲鱼壳挤在一起的,有一只五粮液酒瓶特别显得醒目,也许这些没有装袋的生活垃圾和剩饭剩粥搅合在一起,已有一定的时日,只要揭开桶盖,一股强烈的臭气就扑面而来。心想,如果不来一个彻底的整理,罚款是势所难免的了,到此,我明白了,我意识到那天威廉先生向我出示的那张